



从“年”“岁”“祀”看先秦时期如何过年

朱彦民

摘要:古代的年节礼俗,多与庆祝农业收获有关。甲骨文“年”除了表示本义的年成收获和表示引申义的年岁时间外,还没有形成后世所谓年节意义上的“过年”概念。甲骨卜辞中常见“求年”“受年”及“受黍年”“受稷年”等辞例占卜,正是用“年”字的本义,即卜问农作物庄稼的收获年成。“祀”既表示祭祀,也表示周祭祖先神灵一遍所用的时间。“年”“岁”“祀”在商代晚期都可以表示年岁的意思。先秦时期的“改岁”就是过年。年终岁尾的祭祀,主要是蜡祭和腊祭,蜡祭是为了农业丰收而祭祀农业百神(诸虫),腊祭是用狩猎所获野生动物腊肉祭祀祖先神。到了秦汉时期,腊祭几乎完全取代了蜡祭,成为过年非常重要的祭祀活动。本来只与祭先祖的腊祭有关的腊日,到了汉时已与祭百神的蜡祭含混为一了。

关键词:先秦;年;岁;祀;蜡祭;腊祭

中图分类号:K87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22)01-0076-10

现在我们把过年的节日称为春节,一般从阴历腊月(农历十二月)初八喝腊八粥开始,一直到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结束,也有到农历二月二春龙节结束的。这期间经过祭灶、打扫房屋、购置年货、吃年夜饭、除夕守岁、走亲访友等活动,完成传统春节的礼仪活动。

一、甲骨文“年”字解读

甲骨文有“年”字,作𠄎(《甲骨文合集》2,《甲骨文合集》以下简称《合集》)、𠄎(《合集》6460)、𠄎(《合集》27941)、𠄎(《合集》18910)、𠄎(《合集》900)、𠄎(《乙编》1731)、𠄎(《合集》39785)等形。金文与此结构相同,作𠄎(缶鼎)、𠄎(颂壶)、𠄎(九年卫鼎)、𠄎(伯疑父簋)、𠄎(芮天子伯簋)等形。对于此字,孙诒让首先考证出来是“年”字^①,其后诸多古文字学者均有补

充考证^②。综述诸家考证,“年”字从禾从人,为会意字,像一人头顶禾苗之形,意为庄稼收获之后人们用肩头载禾以归。《说文解字》:“年,谷熟也。从禾千声。春秋传曰:大有年。”许慎认为字形结构是从禾千声的形声字,失之矣。晚期金文与小篆“年”字从千,当是从人之形变而讹。然而解字义为“谷熟”是对的,《毛诗正义》引孙炎《尔雅音义》:“四时一终曰岁,取岁星行一次也。年取谷一熟也。”《春秋》宣公十六年“大有年”,《谷梁传》:“五谷大熟为大有年。”此是《说文》解年为谷熟的依据所在。

在黄河流域古代环境条件下,人们用“年”指代庄稼生长与收获的周期,由年成收获而成为时间名词。这当是年岁概念的来源。甲骨卜辞中常见“求年”“受年”及“受黍年”“受稷年”等辞例占卜,正是用“年”字的本义,即卜问农作物庄稼的收获年成。如:

其求年于河新,受年?(《合集》28261)

收稿日期:2021-10-11

作者简介:朱彦民,男,历史学博士,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先秦史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研究员(天津 300350),主要从事先秦史、甲骨学、殷商文化研究。

求年来,其卯于上甲卯,受年?(《合集》28272)

……大令众人曰协田,其受年?十一月。(《合集》1)

癸卯卜,亘贞:我受黍年?五月。(《合集》9951)

辛卯[卜],宾贞:受黍年?(《合集》9984)

……卜,王贞:受稷年?(《合集》10021)

癸亥卜,争贞:我稷受有年?(《合集》787)

受畲年?(《合集》9946)

这些“求年”“受年”的辞例,是向祖先神和自然神祭祀祷告风调雨顺,有较好的收成,相当于后世的“祈谷之祭”。“求年”“受年”指一般的年成收获,“受黍年”“受稷年”等辞例,则是对某种具体农作物收成进行占卜。盖因这些农作物比较重要,比如“黍”可酿酒,对于尚酒嗜饮的殷商王室贵族来说,比其他农作物更为重要,所以频繁出现在占卜辞例之中。

在甲骨文中,“年”字除了上举其本义用法之外,也有表示年岁概念的引申义用法。比如:

受来年黍?十一月。(《合集》7457)

癸未卜,贞:祭于品,十小牢,卯十牛?年十月用。(《合集》14770)

甲戌卜,出贞:自今十年又五,王嬖?(《合集》24610)

□□卜,贞:□至于十年宝?(《粹编》1279)

乙巳卜,贞:尹至五年宝?乙巳卜,贞:尹至于七年宝?(曾天宇拓)

保十年?(《侯家庄》19;《卜辞》155)

辞例中有“来年”,有“年十月”,有“今十年又五”,还有“五年”“七年”“十年”等字眼,不仅带数字,而且还附月份,这些均是表示年岁的时间用法,与后世年意无异。

商代历法也就是所谓殷历,是“以闰(月)定四时为成岁”,综合自然天象和农业生产而成的混合型阴阳合历,是在夏代历法基础之上逐渐形成、比较成熟完备的历法。分平年和闰年,平年分为12月,大月30天,小月29天,每天以甲子干支表示。因12个大小月加起来只

有354或355天,是为太阴年。不足365天的太阳年周期,采用闰月调整一年的天数,使一年中的四时(非四季,详见下文)变化在一定时间内完成。从甲骨文材料看,当时设置闰月采用年中置闰或年终置闰两种方法,调整朔望月和回归年的长度。在早期卜辞中是放在应当置闰那年最后的一个月即十二月之后,所以甲骨卜辞有所谓“十三月”(《合集》33082)、“十四月”(《合集》22847),商代金文中也有“十月四”(《集成》4038《小子每簋》铭文)的月份出现,即“年终置闰”。在晚期卜辞中,闰月就放在应置闰那一年的某一月,如闰三月,那年当中就有两个三月,如甲骨文中“大令三月”(《合集》12528、12529正)和“小三月”(《合集》20803),即是其例。这在历法上叫做“年中置闰”。

这就是见之于甲骨文材料中“年”的内容。显而易见,甲骨文“年”除了表示本义的年成收获和表示引申义的年岁时间外,还没有形成后世所谓年节意义上“过年”的概念。不过,甲骨卜辞中有占卜“告秋”“告麦”“登尝”等活动,应该就是商代新年改岁的年节庆典了。比如:

其告秋于上甲?(《合集》28207)

庚子卜,宾贞:翌辛丑有告麦?(《合集》9620+9625)

辛丑卜,于一月辛酉酒黍登?十二月。(《合集》21221)

庚寅卜,贞王宾登梁,亡尤?(《合集》38686)

由这里的“告秋”,牵涉到了商代的春秋两季问题。从甲骨文中有关季候的知识看,当时人们是把一年分为春秋两季,如卜辞云:

庚今秋?于春?(《合集》29715,《粹编》1151)

庚申卜,今春亡丞?七月。今秋亡丞之?七月。(《乙编》8818)

这是两条对贞卜辞,即非此即彼的选择占问,占卜某一项活动是今年的秋天还是今年或来年的春天举行。陈梦家先生曾据上一辞例指出:“卜辞近称的纪时之前加虚字‘庚’,远称者加虚字‘于’。‘庚’‘于’是相对的,秋春是相对的。由此

可证卜辞只有春秋两季而无冬夏。”^{[1]227}

其实,将“春”“秋”并举对言,也并非孤证,甲骨文中还有与此相类似的卜辞,比如:

贞春命毕田? 贞秋命毕田?(《屯南》1087)

贞春命[毕]田? 贞秋命毕[田]?(《合集》33166,《续存》上1999)

“毕”是武丁时期著名人物,经常领兵出征,也曾参与主持祭祀。此辞是占问,商王是春天还是秋天命令毕去参加田猎活动。两例皆只言“春”“秋”,而不及“夏”“冬”,更可证商代只有春秋,无夏冬,商代不存在春夏秋冬四季观念。

常玉芝女士统计大量附有月份的“春”“秋”甲骨卜辞,得出如下结论:殷历将一年分为春、秋两季,其各季所包含的殷历月及与夏历月的对应关系约如下表:

月 季 历	春						秋					
殷历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9
夏历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她认为:“殷人的春季相当于殷历的十月到三月,即夏历的二月到七月;秋季相当于殷历的四月到九月,即夏历的八月到一月,当时的岁首交接时在种黍和收麦之月,相当于夏历的五月。”^{[2]366-368}朱凤瀚先生也对此有所探究,认为甲骨卜辞中的九月至次年二月为春季,三月至八月为秋季,由此推断与卜辞所见农事活动与气象情况相符合。卜辞中的一月,大致相当于后世的夏初,即夏历的五月,殷代是以夏历的五月为岁首的^③。这两个结论,虽略有出入,但大致不差,应当是比较可信的。

商代如此,西周恐怕也是如此。西周甲骨文也有“今春”“今秋”,比如:

今春王其□?(H11:75)

曰今秋楚子来告父后戎?(H11:83)

楚白乞今秋来鹵于王其则?(H11:14)

今秋王西克往密?(H11:136)

这当是西周也以“春”“秋”指代季节,尚未发展出明确四季的一种明证。到了西周末期、春秋初期,才逐渐出现了春夏秋冬四季^④。

二、先秦人们年节习俗的形成

中国古代一些节庆活动,大多由原始农业社会的生产生活习俗演变而来。春节的过年习俗也是如此,“年”字本义为庄稼收获有年成,是与农业收获有关的意思,另一个表示时间和过年节庆的“岁”字,也是如此。“年”和“岁”在古文献中都有“收成”“年成”的意思。《论语·颜渊》:“年饥,用不足。”贾谊《论积贮疏》:“岁恶不入,请卖爵子。”至于《周礼·春官》:“正岁年以序事。”郑玄注:“中数曰岁,朔数曰年。中、朔大小不齐,正之以闰,若今时作历日矣。”在此,“岁”“年”意思一样,郑玄所注有些过度解释了。

甲骨文中的“岁”字,作𠄎(《合集》102)、𠄎(《合集》19899)、𠄎(《合集》38654)、𠄎(《合集》9661)、𠄎(《合集》13475)等形。“岁”字造形像是武器,其造字本义其实是收割庄稼用的带柄石镰,也是与农业生产收获有关^⑤。“岁”字在甲骨文中,除了多用为祭祀名词(岁祭)以外,也有表示时间的年岁概念。比如:

丙寅卜,殷贞:今来岁我不其受年?(《合集》641正)

癸卯卜,争贞:今岁受年?(《合集》9647)

癸酉卜,宾贞:今来岁受年?(《合集》9655)

癸卯卜,争贞:今岁商受年?(《合集》9661)

辛巳卜,亘贞:祀岳求来岁受年? 二告。(《合集》9658正)

来岁不其受年?(《合集》8659)

贞:今来岁我不其受年? 九月。(《合集》9654)

癸丑卜,贞:二岁其有祸?(《合集》20795)

辛未卜,贞:自今三岁毋执?(《合集》20796)

癸卯卜,大贞:今岁商受年? 一月。(《合集》24427)

辛丑卜,大贞:今岁受年? 二月。(《合

集》24429)

癸丑卜，贞：今岁受禾？弘吉。在八月，佳王八祀。(《合集》37849)

贞：其于十岁，乃有正？(《英藏》1300)

以上“今岁”“来岁”“二岁”“今三岁”“十岁”“佳王八祀”等，应该都指商代时王在位之年。当年称“今岁”，下一年称“来岁”；“今来岁”似为今年与来年合称。这些表示时间年岁概念的“岁”，也多与农业收获有关，比如“受年”“受禾”等。可见，“岁”与“年”字本义与农业收获有关，至于其表示岁星和岁祭，则是引申义而已。

农民们忙碌了一年，终于在秋收之后，进入冬藏季节，可以清闲下来了，就举行岁末庆祝活动。这在先秦时期称为“改岁”。比如在《诗经·豳风·七月》中就有：

无衣无褐，何以卒岁？……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穹窒熏鼠，塞向瑾户。嗟我妇子，日为改岁，入此室处。……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朋酒斯飧，曰杀羔羊。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

《豳风·七月》堪称《诗经》中最具有现实性和人民性的优秀作品之一，《毛诗序》云：“《七月》，陈王业也。”“陈后稷先公风化之所由，致王业之艰难。”上面摘引诗句中有“改岁”一词，“改岁，更改年岁，指过年”^{[3]413}。其实“改岁”是一个农业循环周期结束时辞旧迎新，改换年岁的过程。《周礼·春官·籥章》记载：“国祭蜡，则吹豳颂，击土鼓，以息老物。”郑玄注：“豳颂，亦《七月》也。七月又有获稻作酒，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之事，是亦歌其类也。谓之颂者，以其言岁终人功之成。”其明确指出，农夫年终欢庆就是国家祭祀的蜡祭（详下），击鼓吹乐，宁神息鬼，祝贺丰登，祈求来年。从这首诗中，我们还发现人们为了庆祝改岁，不止在年头岁尾，而是早早地就为这个年节庆典活动做准备了。《诗经·唐风·蟋蟀》：“蟋蟀在堂，岁聿其暮。”结合《豳风·七月》中的月令安排，则知“十一月为岁首，十月以后为岁暮，九月为岁聿其暮”。可以看出人们是多么急切盼望过年啊！与后世丰富多彩的春节礼俗活动相比，虽然显得内容比较单一，礼俗比较原始，但已经有了年节庆典的雏形，则是毋

容置疑的。陈奂对《诗经》注疏曰：“改岁，更一岁也。周建子，以十一月为岁始。”是说该诗反映了西周时期的“改岁”时间，周人是以夏历十一月为一年之岁首。所谓“岁首”，是指一岁的首日，又或指一年开始的时候、一年的第一天。这里涉及先秦时期不同朝代的岁首问题，也就是以哪个月份当作一年的开始。学术界公认的是，由于地理环境和历法的不同，夏商周三代历法的岁首不一。

《尚书·甘誓》：“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引马融曰：“建子、建丑、建寅，三正也。”所谓“夏正建寅，殷正建丑，周正建子，合称三正”。《史记·历书》：“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即夏历以建寅孟春之月（即后世常说的阴历即夏历正月）为岁首，殷历以建丑季冬之月（即夏历十二月）为岁首，周历以通常冬至所在的建子仲冬之月（即夏历十一月）为岁首。《逸周书·周月》：“周正岁首，数起于一，而成于十，次一为首，其义则然。”为“三正”中的“周正”说提供了佐证。春秋战国时代文献记载中，各个国家和地区仍有所谓夏历、殷历和周历的不同。故所谓“三正”的主要区别就在于三种历法所确定的“岁首”不同。甚至到了秦汉，也有不同。秦统一六国后修改历法为建亥孟冬之月（即夏历十月）为岁首。汉初沿袭秦制，也是建亥，以夏历十月为岁首。到了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推行《太初历》，恢复了夏历的岁首，即以夏历正月为岁首。正月初一称为“元旦”，后为避与阳历“元旦”相混，改称“春节”。此后历法虽不断修正，但正月岁首时间没有改变，年节也就固定下来了。这种情况一直保留到今天。

由于三正岁首的月建时间不同，所指季节物候也不相同。比较而言，周历比殷历早一月，比夏历早两个月。仅以《诗经·豳风·七月》中的“改岁”年庆来看，是在周历的十一月过年的。因为它比夏历早两个月，也就是相当于夏历正月过年。这与后世春节过年时间是一致的，只不过在不同历法中所称月份不同而已。对于夏历和周历，学界没有多少争议。然而对于商代的殷历，究竟是否建丑定岁首，近世学者从甲骨文反映出来的殷历来研究，得出了不同结论，目

前至少有“殷正建丑”“殷正建辰”“殷正建巳”“殷正建未”“殷正建午”和“殷正建申”“建酉”“建戌”并行等六种观点,这些说法分别以夏历的十二月、一月、二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八九月为殷历岁首^⑥。也就是说,殷历的岁首月份究竟是夏历的几月份,限于材料还不能完全确定。但无论如何,商代肯定是有岁首的,即一年的开始,也是连接两个年份的关键节点。甲骨文中有一版残破的干支表,开篇有:

月一正,日食麦。……(《合集》24440)

据此甲骨文历法研究,商代岁首即殷历一月,交接时在种黍和收麦之月,相当于夏历的五月^⑦。这应该相当于后世因为庆祝丰收而“改岁”的年节——春节的雏形了。

三、蜡祭——中国年终祭祀的狂欢节

其实,表示年岁时间概念的,除了“年”“岁”之外,在古代还有“祀”。甲骨文中的“祀”,作 (《合集》6037)、 (《合集》9658)、 (《合集》15493)、 (《合集》37398)等形,为一形声字,从示巳声。“祀”除了表示祭祀之意外,对进入祀谱的祖先神灵进行祭祀一遍的周祭时间,也称之为“祀”。对于历代年岁的称谓,《尔雅·释天》云:“载,岁也。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意思是说,不同的时代,表示年岁时间的概念有不同的专门叫法。但从甲骨文来看,除了没有“载”,“年”“岁”“祀”在商代都出现了,至少在商代,对于年岁既可称作“年”,也可称为“岁”,商代晚期又可称为“祀”^⑧。三者并行不悖,可见《尔雅》这个分别之说是没有根据的。

“年”是以农作物生长周期而定的农业年,“岁”像镰刀和武器之形,用来表示时间,是岁星(木星)每十二年绕行一周天,于是将黄道分成十二等分,以岁星所在部分为岁名,共有十二个岁名,每年都成“岁在某次”,以此纪年。“祀”则是依照祭祀祖先所需时间而定,殷商晚期(严格说来是武丁之后祖庚祖甲开始),殷人开始实行周祭制度,即对所有的直系祖先进行排谱祭祀,祭祀一遍大约36旬,也约相当于一个太阳年 $365\frac{1}{4}$ 的时间^⑨。所以到了商末周初,在表示年岁

这个时间概念时,也多用“祀”。比如商代晚期的甲骨文黄组卜辞:

贞廿祀用,王受□? 用十祀。(《合集》29714)

甲午王卜,贞:乍余酒朕禾,酉余步从侯喜征人方,上下败示受余有祐? 不蔑灾祸,告于大邑商,尅在祸。王占曰:吉。在九月。遘上甲索,佳十祀。(《合集》36482)

在二月,佳王十祀彤日,王来正(征)孟方白。(《合集》37398)

[癸卯王卜],贞:酒翌日,自上甲至多毓[衣],尅自祸? 在九月,佳王五祀。(《合集》37843)

癸丑卜,贞:今岁受禾? 弘吉。在八月,佳王八祀。(《合集》37849)

其佳今九祀正(征),伐? 王占曰:弘吉。(《合集》37854)

晚商、西周乃至春秋、战国时期的金文也都用“祀”纪年,比如:

佳王廿祀(晚商《孳方鼎》)

佳王十祀又五(晚商《小臣犀尊》)

佳王廿又三祀(西周《大盂鼎》)

佳王五祀(西周《何尊》)

佳王十又二祀(西周《厉王簋》)

佳王五十又六祀(春秋战国《曾侯乙墓编钟》)

先秦时期的祭祀比较频繁。《礼记·王制》:“天子诸侯宗庙之祭,春曰禘,夏曰禘,秋曰尝,冬曰烝。”《礼记·明堂位》:“是故夏禘秋尝冬蒸春省而遂大蜡,天子之祭也。”《管子·幼官图》:“五会诸侯,令曰:修春夏秋冬之常祭。”每年都有春夏秋冬四时大祀,尤以冬祀最为隆重,为“一岁之大祭”。究其原因,不外乎三点:其一,冬季近于年末岁尾,旧岁新年交替之际,祭祀祖先神灵以示感谢,同时祈祷来年农业生产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其二,冬季天气寒冷,无法从事田间劳动,农人赋闲,此时有充裕的劳力,以供大型祭祀庆典之驱役;其三,冬季万物凋零,野生动物捕食不易,成为人们狩猎良机,较易捕捉野兽以制作腊肉作为祭品。因而,每年的季冬十二月就逐渐成为蜡祭的祭祀之月,故称“腊月”。

到了周代,年关岁尾的腊月(农历十二月)的

主要活动,就是两种庆祝年成收获(穫、獲)的祭祀:一是祭祀田神百物的蜡祭(庆祝稼穡之穫);二是祭祀祖先神灵的腊祭(庆祝狩猎之獲)。

先说蜡祭。蜡祭是比较古老的农业岁时遗俗。《礼记·月令》:“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孟冬之月“大饮烝。天子乃祈来年于天宗”。是说在新年的第一天,天子要举行祭祀祈求来年农业丰收。这个祭祀就是蜡祭。据《史记·补三皇本纪》记载:“炎帝神农氏以其初为田事,故为蜡祭,以报天地。”《礼记·郊特牲》则曰:

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为蜡。蜡也者,索也。岁十二月,合聚万物而索飧之也。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种,以报嗇也。飧农,及邮表畷,禽兽,仁之至,义之尽也。古之君子,使之必报之。迎猫,为其食田鼠也,迎虎,为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与水庸,事也。曰: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终也。葛带榛杖,丧杀也。蜡之祭,仁之至,义之尽也。黄衣黄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黄冠,黄冠,草服也。……八蜡以记四方。四方年不顺成,八蜡不通,以谨民财也。顺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兴功。

对于伊耆氏,郑玄注:“伊耆氏,古天子号也。”郑认为是帝尧,而贾公彦《疏》以为是神农氏。不管为帝尧还是为神农氏,都可证蜡祭起源甚早。它来自早期农业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人们对植物和农业神的崇拜。从《礼记·郊特牲》可知,蜡祭是在郊外隆重进行的。届时,天子身着皮弁素服,带领穿戴黄色服装与黄色帽子的臣下和民众,对与农业生产有关的农神进行蜡祭。

郑玄云:“万物有功加于民者,神使为之也,祭之以报焉,造者配之也。”这说明蜡祭是报恩之祭,即所谓“报祭”者也。报答的对象就是“有功加于民者”的万物之神,孔颖达云:“蜡云‘大’者,是天子之蜡,对诸侯为大。天子有八神,则诸侯之蜡未必八也。”天子主持蜡祭,规模较大,祭礼隆重,所以称谓“天子大蜡八”。虽然“蜡八”之神,在《礼记·郊特牲》中只有七位。但郑玄注时补足了八神,依次为:“蜡祭有八神:先嗇

一,司嗇二,农三,邮表畷四,猫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虫八。先嗇,若神农也。司嗇,后稷是也。农,田峻也。邮表畷,谓田峻所以督约百姓于井间之处也。水庸,沟也。”其中,一为先嗇神,就是始造田者,此处指的是神农,故放在蜡祭之首;二为司嗇神,指的是农神后稷,周人先祖;三为农神,即古之田峻;四为邮表畷神,即始创田间庐舍、开路、划疆之人;五为猫虎神,指吃野鼠的野兽,它们保护禾苗;六为堤防神,指蓄水之处;七为水庸神,指的是受水、泄水之沟;八为昆虫神,祭它们以免虫害。后世学者对于这八种农神具体所指,多有争议,兹不一一。

对于动物和昆虫也要祭祀,不仅表现了感恩之心,也反映了古人万物有神的信仰观念。所以说:“蜡之祭,仁之至,义之尽也。”不管你是哪路神仙鬼怪,只要你对我的农业生产有利,不作梗,不捣乱,就是对我们有帮助,大恩大德,我们就要念念不忘,并“索飧之”以报答。在祭典之前还要念诵祝祷之蜡辞:“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天子亲自主持蜡祭,是为报答众位农神对天下之人(包括天子自己)的贡献与辛劳。故称蜡之祭,“仁之至,义之尽也”。而且,如果有地方年成不好,收获不丰,那就不用蜡祭了。对于蜡祭的记载,不独《礼记·郊特牲》,还见于《周礼·地官·党正》,曰:“国索鬼神而祭祀,则以礼属民而饮酒于序。”郑玄注:“国索鬼神而祭祀,谓岁十二月大蜡之时。”而且这种蜡祭盛况在早期诗歌中也有生动表现。比如《诗经·小雅·甫田》云:

田既臧,农夫之庆。琴瑟击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谷我士女。

黍稷稻粱,农夫之庆,报以介福,万寿无疆!

其中的“田祖”即农业之神,主要指神农氏。以蜡祭田祖欢庆农业丰收,祈愿来年风调雨顺,蜡祭明显具有了初步年节庆典性质。因为蜡祭之日,是由天子主导、众人参与的国家祭祀,所以穿着黄冠草服的民众,也都可以参与其中,人山人海,场面非常热闹。据《礼记·杂记》记载:

蜡,孔子曰:“赐也乐乎?”对曰:“一国之人皆若狂,赐未知其乐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泽,非尔所知也。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

张一弛,文武之道也。”

《礼记》也记载了孔子参与观蜡祭之事:“昔者仲尼与于蜡宾,事毕,出游于观之上,喟然而叹。”对于参与蜡祭的民众,“一国之人皆若狂”,子贡表示不能理解,为何如此疯狂。孔颖达疏:“蜡谓王者各于建亥之月报万物、息老休农,又各燕会饮酒于党学中,故子贡往观之也。……子贡以谓礼仪有序,乃是可乐;今此蜡人,悠性酣饮,载号载嗽,大小悉尔,故云一国之人皆若狂也。既皆如狂,则非欢乐,故云未知其乐也。”孔子用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的道理告诫他。

蜡祭之后全民放假,不再劳作,可以舒服度岁,享受过年的娱乐和清闲。按照常识推测,整个蜡祭应包括两部分:前面是祭神活动,后面是宴饮欢乐。正如郑玄注释:“蜡也者,索也。国索鬼神而祭祀,则党正以礼属民而饮酒于序。于是时,民无不醉者如狂矣。蜡之祭,大饮烝,劳农以休息之。言民皆勤稼穡,有百日之劳,喻久也。今一日使之饮酒燕乐,是君之恩泽。”孔颖达解郑玄注:“谓于时天子、诸侯与群臣大饮于学,于此之时,慰劳农人,使令休息。”党正属于周代官名。党是州的下属行政区划单位,辖五百家。党正就是一党之长。每到年终举行蜡祭的时候,党正要组织乡党一起举行乡饮酒礼,召集民众在乡党学校(党序)饮酒。在《仪礼·乡饮酒礼》中规定了乡饮酒礼,其宴饮压轴戏是“无算爵”。郑玄注云:“算,数也。宾主燕饮,爵行无数,醉而止也。”此时此场合人们喝酒可以不论杯数,一直饮到“民无不醉者如狂矣”,一醉方休。由国家祭祀变为全民狂欢,无怪乎蜡祭被认为是后世过年节庆习俗的滥觞。

四、腊祭与蜡祭之异同与消长

再说腊祭。《礼记·月令》记载:“天子乃祈来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门闾,腊先祖五祀,劳农以休息之。”先祖为祖先神,而五祀,据《白虎通》谓:“五祀者,何谓也?谓门、户、井、灶、中霤也。”这就是所谓祭祀祖先和家庭空间方位神灵以祈求来年的腊祭。祭祀祖先是上古时期就已经开始的慎终追远传统。而腊祭作为一种礼制的形成,大概是从周代开始的。

因“獵”“臘”二字通假,故此种祭祀亦称为“腊祭”。“腊祭”之“腊”就是腊肉,用猎获的动物制作成的祭品。所以腊祭源于狩猎。东汉应劭《风俗通》云:“《礼传》:腊者,猎也,言畋猎取禽兽,以祭祀其祖也。或曰:腊者,接也,新故交接,故大祭以报功也。”腊祭的特点就是祭祖,这是与蜡祭不同的地方。古人在冬闲季节猎取野兽,当作牺牲来祭祀祖先及门神、户神、井神、灶神、宅神,答谢祖宗与各路神祇的保佑恩赐,祈求来年风调雨顺、合家康宁。腊祭很可能最初在中原地区的诸侯国实行,边远地区的秦国很晚才实行这种祭祀。据《史记·秦本纪》记载:“十二年,初腊。”张守节《史记正义》曰:“秦惠文王始效中国为之,故云初腊。”

因为腊祭是周代贵族对祖先的祭祀,所以腊祭也就成了一个国家或种族享祚血食的一种象征。比如《左传》僖公五年:“……弗听,许晋使。宫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腊矣!’”杜预《注》:“腊,岁终祭众神之名。”其实,这个腊祭主要是祭祀祖先。虞国国君不听宫之奇的劝告,让晋军假道伐虢,宫之奇担心晋军会顺道灭虞国,所以说“虞不腊矣”,就带着族人逃走了。这是说虞国将会灭亡,将不能再举行腊祭来祭祀祖先了。据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虞亡于十月朔,《左传》之腊亦是夏正十月。”也就是周正十二月了。果然应了宫之奇的预测,虞国最终在当年十月被晋国所灭,没有福分再举行年底的腊祭。孔颖达疏曰:“此言‘虞不腊矣’,明当时有腊祭。周时,腊与大蜡,各为一祭。自汉改曰腊,不蜡而为腊矣。”这也是腊祭不同于蜡祭的地方。

不过郑玄注《礼记·月令》曰:“此《周礼》所谓蜡祭也。天宗,谓日月星辰也。大割,大杀群牲割之也。腊,谓以田猎所得禽祭也。五祀:门、户、中霤、灶、行也。或言祈年,或言大割,或言腊,互文。”孔颖达疏亦云:“此等之祭,总谓之蜡。若细别言之,天宗、公社、门闾谓之蜡……其腊先祖五祀,谓之息民之祭。”此有曲解经典之嫌,也没有真正说清楚蜡祭与腊祭的异同何在。

《礼记·礼运》:“昔者仲尼与于蜡宾。”郑玄注“蜡者,索也,岁十二月合聚万物而索飨之,亦祭宗庙”。孔颖达正义曰:“以腊先祖,故云‘亦祭宗庙’,总而言之谓之蜡。若析而言之,祭

百神曰‘蜡’，祭宗庙曰‘息民’，故郑注《郊特牲》云：‘息民与蜡异。’”同样郑玄、孔颖达也将两者混为一谈。其实不然。蜡祭为祭祀与农业神祇相关的神灵（国索鬼神），目的是报答包括一些益虫在内的众神对年成收获的保障，地点是在郊外路边和田间露天举行；而腊祭为祭祀先祖与五祀（门、户、中霤、灶、行），目的是歆享祖先神灵以祈求更多的保佑降福，地点是在宗庙和室内（天宗、公社及门闾）之中。孔颖达云：“先蜡后息民，是息民为腊，与蜡异也。前‘黄衣黄冠’在蜡祭之下，故知是腊也。但不知腊与蜡祭相去几日。”是以知蜡祭与腊祭的具体时间也不一致，蜡祭在先，腊祭在后。比较两者，蜡祭可能会因为年成不好而中断祭祀，而腊祭祖先五祀，不会因为年成丰歉而有所改变，除非亡国灭族。两者祭祀目的、地点、时间、对象不同，还是将蜡祭、腊祭视为两种不同祭祀为宜。

古人很早就有分辨这种混乱的说法。如《正字通》引蔡邕曰：“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蜡，汉曰腊。一说，《月令》孟冬腊先祖五祀，自昔有之，非自汉始也。又郑玄《月令注》，腊，即《周礼》所谓蜡，不知腊祭先祖，蜡百神，二祭有别，郑合为一，非也。”孙希旦《礼记集解》亦云：“月令有腊而无蜡，秦制也；郊特牲有蜡而无腊，周制也。月令历言‘祈天宗，祠公社、门闾，腊先祖、五祀’，而无一语及八蜡之神；郊特牲历言八蜡之神，而无一语及天宗、公社等之祭。二者所言，不啻风马牛之不相及，岂容牵合而指为一祭乎。”故《康熙字典》分别道：“腊祭先祖，蜡祭百神，二祭各别。”这都是比较正确的解释。然而，因为“蜡”与“腊”字形接近，读音易混^⑩，再加上腊祭和蜡祭的举行时间比较契合，都是在年终岁尾的腊月，所以后世就有将两者合并为一的称呼。《风俗通义》：“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用大蜡，汉改为腊。”《广雅》：“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大蜡，秦曰腊。”《世说新语·德行》篇注引《五经要义》称：“三代名腊：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总谓之腊。”其实，腊祭早在周代已有，不待秦汉以后而改称。只是宋不足征、杞不足征，后人无由辨识古史真相，所以有含混二者为一的趋势而已。

到了秦汉时期，腊祭几乎完全取代了蜡祭，

成为过年非常重要的祭祀活动。《风俗通义》云：“腊，谨按礼传，……汉改为腊。腊者，言田猎取兽以祭祀其先祖先。或曰，腊者，接也；新故交接，故大祭以报功也。汉家火行，衰于戌，故曰腊也。”蔡邕《独断》：“腊者，岁终大祭，纵吏民宴饮。”《后汉书》：“季冬之月，星回岁终，阴阳以交，劳农大享腊。”杨恽《报孙会宗书》：“田家作苦，岁时伏腊，烹羊炰羔，斗酒自劳。”民谚曰：“腊鼓鸣，春草生。”这些都反映了汉代过年之时，举行隆重腊祭，吏民宴饮、烹羊炰羔、擂鼓鸣金的民俗风情。

传世文献关于此问题的含混记载，确实有些难以令人信服。所幸出土文献为此提供了确证。1993年出土于湖北省沙市关沮乡清河村周家台30号秦墓的简牍，其中就有这样一条记载：

先农：以腊日，令女子之市买牛胙、市酒。过街，即行拜，言曰：“人皆祠泰（太）父，我独祠先农。”到圉下，为一席，东乡（向），三胙，以酒沃，祝曰：“某以壶露、牛胙，为先农除舍。先农筭（苟）令某禾多一邑，先农恒先泰父食。”到明出种，即□邑最富者，与皆出种。即已，禹步三，出种所，曰：“臣非异也，农夫事也。”即名富者名，曰：“某不能肠（伤）其富，农夫使其徒来代之。”即取胙以归，到圉下，先侍（持）豚，即言圉下曰：“某为农夫畜，农夫筭（苟）如□□，岁归其禱。”即斩豚耳，与胙以并涂因詹下。恒以腊日塞禱如故。^{[4]132}

从此条简文所记可知，秦代之时的风俗，人们在腊日都要祭祀祖先神太父，而这个小农为祈求自己能获丰收，进入本乡最富者行列，竟然违背当时风俗，对本该蜡祭的对象先农首先进行祭祀，而将本该腊祭的太父置之脑后，并且发誓说如果能够如愿，今后将会一直这样进行先农后太父的独特顺序祭祀。可见，当时的风俗习惯是腊日只祭祀祖先，不祭祀先农和其他神祇。简文所记，乃是一个奇异的特例而已。蜡祭的地位一落千丈，蜡祭的对象先农神等也跟着倒霉。秦汉以后，人们过年时盛行祭祀祖先的腊祭，而祭祀百物之蜡祭则鲜见身影，于是渐渐淡出了历史的视野，不为世人所知了。

五、腊祭与蜡祭之与年节的关系

春节包括了年前岁后的所有迎春活动。如今,春节系列节日中第一个节日是腊八节,可能就是来自腊祭的风俗遗留。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汉王朝改用太初历,复以正月为岁首,年终的十二月则称为腊月。十二月称为腊月,就与腊祭有关。而“腊日”,就是指举行腊祭的那一天。在最初时腊日时间并不固定,西周时在孟冬之月举行腊祭,秦代则在十二月举行腊祭。《史记·秦本纪》云:“十二年,初腊。”张守节《正义》:“十二月腊日也……猎禽兽以岁终祭先祖,因立此日也。”到了汉代又以冬至后第三个戌日为腊日,故《说文·月部》:“腊,冬至后三戌,腊祭百神。”可见,本来只与祭先祖的腊祭有关的腊日,到了汉时已与祭百神的蜡祭含混为一了。直到南北朝时,才定十二月初八为腊日,据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十二月八日为腊日。谚言:‘腊鼓鸣,春草生。’村人并击细腰鼓,戴胡头,及作金刚力士以逐疫。”这样的做法,很可能也是将“大蜡八”谐音为“腊八”了。“腊八节”喝腊八粥的习俗,或许就是由祭祀八种农神的祭品杂烩熬成的,至今北方农村仍盛行这种风俗。俗语云:过了腊八就是年。从此,将近一个腊月的春节系列年节庆典就开始了。另外,在民间还有一说,即“腊八节”习俗与释迦牟尼得道成佛于腊月初八日(也有说佛祖生日为腊月初八)有关。相比而言,佛教在中国传播时间比较晚,腊八节来源于先秦时期的腊祭、蜡祭古老风俗,当是更为合理的说法。

农历腊月二十三日又称祭灶节,祭祀灶君升天日,民间称之过小年。《礼记·祭法》曰:“王为群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国门、曰国行、曰泰厉、曰户、曰灶。……庶人庶士立一祀,或立户、或立灶。”灶神是先民所祀的较早神灵之一。先秦时期,有在夏日祭灶,取其热的意义;有在冬日祭灶,取其岁终之祭义。腊月祭灶风俗,当与先秦腊祭有关。据《礼记·月令》载:“孟冬之月,腊先祖、五祀。”可知腊祭的对象包括先祖和五祀。郑玄注曰:“五祀:门、户、中霤、灶、行也。”《白虎通》亦曰:“五祀者,何谓也?谓门、户、井、灶、中

霤也。”五祀就是五种家门内外和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即门神、户神、中霤神(即土神)、灶神、行神(即路神)。这其中就包括灶神。后世腊月二十三日祭灶风俗,当时由此五祀之祭演变而来。

春节期间,民间盛行燃放鞭炮以驱逐邪祟之物。此风俗可能与先秦时期的腊祭“逐除”相关。《周礼·夏官·方相氏》载:“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司傩,以索室驱疫。”《吕氏春秋》季冬纪注:“前岁一日,击鼓驱疫疠之鬼,谓之逐除,亦曰傩。”是说除夕前一天要有专门人士(方相氏)戴上面具扮演傩戏,执戈击鼓,进行驱除疫鬼的仪式。据《论语·乡党》记载,“乡人傩”,孔子还“朝服立于阼阶”,恭恭敬敬地参观了逐鬼驱疫的仪式。可见此习俗在先秦时期极为流行,延绵几千年。至今,某些地方还留存除夕举行巫傩祭祀之习俗。后来,人们以燃放鞭炮代替傩戏击鼓,同样也可以造成极大声响,吓退厉鬼灾异。《荆楚岁时记》记载:“正月一日,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以避山臊恶鬼。”意思是说,人们在正月初一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把竹子放在火里烧,竹子在火中的爆裂声能够赶走怪兽恶鬼。这当是后世春节燃放爆竹习惯的由来。

贴春联也是北方农村过春节的重要风俗。春联的前身为桃符,其辟邪功用起源甚早。先秦时人们认为桃木具有驱鬼除邪的神奇力量。《礼记·檀弓下》:“君临臣丧,以巫祝桃茢执戈,(鬼)恶之也。”《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也记载有这方面的事例。《周礼·夏官》说,诸侯盟会割牛耳取血,要用桃茢为镇物。《左传》昭公四年记载取藏冰时,要用桃木做的弓和用棘制的矢进行除灾仪式。到了汉代,在腊日前夜流行在门旁立桃梗(人)的风俗。后世过春节时,在门上钉桃符,用以辟邪。王安石《元日》:“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就是这一风俗的生动写照。桃符最初书写“神荼”“郁垒”二神的名字或描绘其图像,后来演变为书写吉祥语,进而发展成为对偶的春联。

注释

①孙诒让:《契文举例》卷上,齐鲁书社1993年点校本,

第40页下。②诸家考证详见：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第二册，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438-1440页；李圃主编《古文字诂林》第六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637-646页。③朱凤瀚：《试论殷墟卜辞中的“春”与“秋”》，《仰止集——王玉哲先生纪念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④朱彦民：《〈春秋〉何以名“春秋”》，《管子学刊》2017年第2期。⑤关于甲骨文“岁”字的解读，各家多有异见，详见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第三册，中华书局1996年版，2397-2406页。少数学者认为表示岁星，多数学者认可其造字本义为斧钺类武器，其实字形更像带柄石镰造型。详见另文，此不一。⑥从殷墟甲骨文研究可知，甲骨卜辞中的一月（正月），大致相当于后世的夏初，即收割小麦的夏历五月，殷代以夏历的五月为岁首，这就是“殷正建午”说，详见常玉芝：《商代历法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366-368页；王晖：《殷历岁首新论》，《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朱凤瀚：《试论殷墟卜辞中的“春”与“秋”》，《仰止集——王玉哲先生纪念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但也有认为殷历岁首在夏历十月的，即“殷历建亥”说，详见冯时：《殷历岁首研究》，《考古学报》1990年第1期；王红成：《殷代岁首考论》，《五邑大学学报》2017年第4期。董作宾肯定了传统“殷正建丑”（即夏历十二月为殷历一月）的历法观点（董作宾《殷历谱》，1945年）。陈梦家主张夏历二三月为殷历一月，参见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41页。温少峰、袁庭栋提出“殷正建辰”，也即夏历三月为殷历一月，参见温少峰、袁庭栋：《殷墟卜辞研究——科学技术篇》，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版。常正光主张即夏历四月为殷历一月，参见常正光：《殷历考辨》，《古文字研究》第六辑，中华书局1981年版。刘桓主张“殷正建巳”，即夏历四月相当于殷历

一月，参见刘桓：《关于殷历岁首之月的考证》，《甲骨征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87-114页。郑慧生提出“殷正建未”，也即夏历六月为一月，参见郑慧生：《“殷正建未”说》，《史学月刊》1984年第1期。张培瑜、孟世凯提出殷历岁首没有严格的固定，是建申、建酉、建戌并行，也即在夏历七月、八月、九月的几个月内，参见张培瑜、孟世凯：《商代历法的月名、季节和岁首》，《先秦史研究》，云南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⑦朱彦民：《〈春秋〉何以名“春秋”》，《管子学刊》2017年第2期。⑧胡厚宣：《殷代称年考补正》，《文物》1987年第8期。⑨常玉芝：《商代周祭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⑩因为有文字简化的原因，蜡、蠟、腊、臘几个字之间的对应关系，颇为模糊难辨。在此略作说明。其一，蜡，《说文·虫部》：“蜡（音 qù），蝇蜡（音 qū，俗作“蛆”）也。”假借为祭祀名蜡（音 zhà），为“索”之义，表示为感恩农神而索求百神之报祭。祭名的“蜡”，《字林》也写作“禘”（音 zhà）。其二，蠟（音 là），从虫鬣声，本义为蜂蜡。简化为“蜡”（là），与蝇蜡之“蜡”（qū）和蜡祭的“蜡”（zhà）不是一个字，读音也异。其三，臘（là），从肉鬣声，本义为献猎物而祭。臘祭不同于蜡祭，是对先祖与五祀之祭。简化为“腊”（là），与“腊肉”的“腊”（xi）不是一个字。其四，腊（音 xi），从肉昔声，本义是干肉，与“臘”的简化字“腊”（là）不是一个字。

参考文献

- [1] 陈梦家. 殷墟卜辞综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
- [2] 常玉芝. 商代历法研究[M].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8.
- [3] 蒋见元, 程俊英. 诗经注析[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1.
- [4] 湖北省荆州市周梁玉桥遗址博物馆编. 关沮秦汉墓简牍[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How to Celebrate the Chinese New Year in Pre-Qin Perio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ian” “Sui” and “Si”

Zhu Yanmin

Abstract: The ancient harvesting festival customs were mostly related to celebrating the harvest. Except expressing the annual harvest in its original meaning and the age time in its extended meaning, the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Nian” (年) had not formed the concept of the so-called “Guo Nian” (过年) in the sense of festival in later generations. In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words such as “Qiu Nian” (求年), “Shou Nian” (受年), “Shou Shu Nian” (受黍年) and “Shou Ji Nian” (受稷年) are common. These divination uses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the word “Nian”, that is, the harvest year of crops. “Si” (祀) means not only sacrifice, but also the time spent in sacrificing the ancestors and deities. “Nian”, “Sui” (岁) and “Si” all expressed the meaning of year in the late Shang Dynasty. In the pre-Qin period, “Gai Sui” (改岁) was the new year. The sacrifices at the end of the year are mainly Zhaji (蜡祭) and Laji (腊祭). The Zhaji is to sacrifice the agricultural deities (insects) for agricultural harvest. The Laji is to sacrifice the ancestral deities with the preserved meat of wild animals obtained from hunting. In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Laji almost completely replaced Zhaji and became a very important sacrificial activity for the new year. In the Han Dynasty, the Laji, which was originally only related to sacrifice ancestors, was confused with the Zhaji to hundreds of deities.

Key words: Pre-Qin Period; Nian (年); Sui (岁); Si (祀); Zhaji (蜡祭); Laji (腊祭)

[责任编辑/李 齐]